

## 焦點評析

中印洞朗邊境對峙的意涵：印度地緣  
政治環境的重新省思The implications of Sino-Indian Doklam  
Standoff: Rethinking of India's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李思嫻 *Szu-Hsien Lee*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

*Ph. D.,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一、引言

今(2017)年 6 月中旬，氣候不佳且人煙稀少的喜馬拉雅山區上演了一場牽涉不丹、印度與中國三方的邊境對峙，危機持續 73 天後，8 月下旬雙方突然同意撤出軍隊，中國亦暫停在此區的道路建設，一場中印邊界危機嘎然而止。此事件導因於中國在與不丹尚有領土主權爭議的洞朗地區進行道路建設，<sup>1</sup>此舉立即引起印度的警覺，旋即以不丹國家安全保護者的身份往洞朗地區派遣軍隊，要求中國停止工程恢復現狀。

印度如此關切中國在此地區的建設行動，援助不丹只是其一，讓印度產生戰略敏感度的關鍵來自於，此區鄰近印度和中國同樣存在主權爭議的錫金段邊界，印度有絕對理由擔憂中國在洞朗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將更

---

<sup>1</sup> 此地區印度稱為「都克蘭」(Doklam)；中國稱為「洞朗」(Donglang)。

進一步強化解放軍的軍事存在，甚至控制印度連結其東北部各邦的狹長走廊，從而使中國有能力削減印度東北部地區的戰略地位，這是印度當局所無法承受的。<sup>2</sup>本文認為這場邊境對峙宣告了中印權力競逐走向白熱化的序幕，以下擬分項論述這場危機對於印度未來地緣政治處境所凸顯的意涵。

## 二、印度戰略敏感度：捍衛核心利益是唯一選擇

洞朗對峙是自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以來，雙方陷入最嚴峻的邊界對抗。與過去幾次零星邊界衝突不同的是，中國頻繁使用媒體對印度進行言語警告和心理戰，不斷重提印度應記取 1962 年的戰爭教訓，揚言莫迪政府若繼續忽視中國的警告，北京將採取必要的措施，以此告誡印度應適可而止。<sup>3</sup>印度方面則是回應 2017 年的印度與 1962 年已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在爭議地區建設道路將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而對話是解決洞朗對峙的唯一辦法，印度不受中國的恐嚇而退縮。印度顯露的堅決自信表明，莫迪政府傾向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標誌著印度政策的轉變。<sup>4</sup>

若以中國現階段所面臨的區域情勢而言，北韓、南海議題、美中關係和「一帶一路」的施行是更為棘手迫切的議題，處理中印邊界爭議其實並不是優先的政策事項，因此中國對於媒體戰的運用，真實用意在於對印度提出警告，更具體地說，莫迪上任後與美國關係重新回溫，在亞太地區與日本、澳洲進行軍事安全合作，皆是針對潛在敵手中國；特別是最近一年，印度時常在國際場合表達與中國背道而馳的觀點，先是批評中國阻擋印度

---

<sup>2</sup> Jonah Blank, "What Were China's Objectives in the Doklam Dispute?" *RAND*, (September 07, 2017),

<https://www.rand.org/blog/2017/09/what-were-chinas-objectives-in-the-doklam-dispute.html>

<sup>3</sup> Kanti Bajpai, "Four India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Doklam Stand-Off," *Centre on Asia and Globalisation*,

<http://lkyspp2.nus.edu.sg/cag/publication/china-india-brief/china-india-brief-100>

<sup>4</sup> Sumit Ganguly, "Dr. Sumit Ganguly on the India-China Border Dispute at the Doklam Plateau," *Asia Experts Forum*, (September 23, 2017),

<http://asiaexpertsforum.org/dr-sumit-ganguly-india-china-border-dispute-doklam-plateau/>

加入「核供應集團」(NSG)，後又缺席「一帶一路」首次峰會，中國的動機在於讓印度感受到壓力，旨在提醒印度周邊安全的脆弱性，抑制印度日漸崛起充滿自信的氣焰，同時向鄰近亞洲國家發出信號，中國仍是主導亞洲的強權，印度和其他鄰國都不應該對中國運用軍事能力產生質疑。

若從印度所面臨的戰略敏感度視之，此事件涉及南亞主導權之爭，以及印度的戰略安全情勢，捍衛核心利益成為其唯一選擇。首先，基於與不丹的特殊關係，印度負責不丹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成為出兵的正當理由，對於中國而言，這是對印度在南亞首要地位最直接的挑戰，印度體認到對中國採取綏靖的作法將無濟於事，印度和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不可避免將成為常態。<sup>5</sup>因此，對印度而言，不丹是掌握南亞區域主導權最後一道防線。南亞相關國家藉由此試探印度能提供這些鄰邦小國何種程度的安全保障，若未能充分保護鄰國將對印度作為南亞大國的信譽產生深遠的影響。特別是中國對於南亞地區的著力並不僅止與傳統盟友巴基斯坦的密切關係，近年來中國正在有意圖的加強與其他南亞國家的聯繫，包括在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投資港口設施，協助孟加拉發展深海港口，開始在原本屬於印度傳統勢力範圍發展與南亞國家的密切關係。

另一方面，洞朗對峙亦是印中關係的轉折點，放任塑造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南亞與印度洋地區，對印度來說顯然不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sup>6</sup>捍衛不丹並非印度向洞朗地區出兵的唯一要素，就國家安全角度而言，洞朗地區雖然是一個人口稀少的偏遠山地，但非常接近印度稱之為「雞頸」(the chicken's neck)的「西里古里走廊」，聯繫印度本土與東北各邦的交通要道，最早東北各邦居民是由中緬兩國邊界地區遷徙而來，與印度次大陸種族有所不同，分離主義運動始終不曾停歇，若中國控制洞朗地區，掌握「西里

<sup>5</sup> Harsh V. Pant, "Rising tensions on the Himalayan frontier,"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July 06 2017), <http://www.orfonline.org/research/rising-tensions-on-himalayan-frontier/>.

<sup>6</sup> Harsh V. Pant, "The logic of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 *Livemint*, (October 04, 2017), <http://www.livemint.com/Opinion/s3fLIHyq3ALIWdkNJUWoK/The-logic-of-Indias-response-to-China.html>

古里走廊」，則印度在東北邊界的安全防護將更居下風，因此被印度視為攸關國家戰略安全生命線。<sup>7</sup>因此，即使是人煙稀少的地區，對印度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必須採取行動以確保戰略重要性。

### 三、洞朗邊境對峙的意涵：印度地緣政治環境的重新省思

衝突期間，一般預測洞朗對峙將隨著即將來臨的喜馬拉雅山冬季，抑或金磚國家高峰會議的舉辦而落幕，無論是莫迪以抵制出席金磚國家高峰會議為前提，習近平不願金磚會議主場外交節外生枝，這些當然可視為事件落幕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本文認為金磚國家高峰會議不代表可無限延伸為中印之間潛在衝突將得到化解，金磚國家會議是為了追求共同的經濟利益，在某種程度上，雙方為避免在金磚會議上尷尬，衝突也許會減弱，但無法成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途徑。

#### （一）喜馬拉雅山脈已不再是印度次大陸的保護屏障

印度戰略家拉賈·莫漢(C. Raja Mohan)曾經指出，中國是鄰國且一直致力於在喜馬拉雅山脈以南地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印度的新戰略構想必然是改變印度與其鄰國的關係，一個不能停止與弱小鄰國爭吵的印度，只能為中國在次大陸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鋪路。印度應該停止抱怨中國對印度鄰國的大型投資項目。<sup>8</sup>隨著西方國家勢力衰退以及逐步從印度周邊地區撤出，中國成為南亞次大陸最具企圖心與實力的區域外大國，印度必須設計新的戰略以維持在南亞地區的既有優勢。

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穿透高山連結印度洋，重新建構了與印度鄰國的緊密關係，無論是「中巴經濟走廊」，抑或在尼泊爾、孟加拉和斯里蘭

---

<sup>7</sup> “Why Doklam wasn't just another China-India border spat,” *Nikkei Asian Review*, (September 12, 2017),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Economy/International-Relations/Why-Doklam-wasn-t-just-another-China-India-border-spat?page=1>

<sup>8</sup> 拉賈·莫漢(C. Raja Mohan)著，朱翠萍、楊怡爽譯，《莫迪的世界：擴大印度的勢力範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116-117。

卡的鐵路與港口投資，摻雜中印長久以來複雜的政治關係和未解決的邊界，印度必須重新思考對於自身地緣政治處境的想像，換言之，隨著中國以基礎建設為外衣，將其經濟力量向外投射，連接以往被視為遙遠未開發的蠻荒市場，印度必須改變過去以天然屏障作為防禦中國在其周邊地區施展政治經濟影響力的過時觀念。

## （二）印度與大國關係的再檢視

洞朗邊境對峙亦是印度檢視大國關係的時機，衝突發生以來，除了日本曾經聲援印度之外，聲稱與印度具有共同戰略利益的美國並沒有明確表態支持印度，或是譴責中國在此次事件中的強勢作為，只是呼籲雙方和平解決危機，使得美國做為印度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安全夥伴信譽打了折扣。<sup>9</sup>

另一方面，與印度中國皆友好的俄羅斯是否能夠發揮緩解緊張局勢的作用？長期觀察印度外交政策的 Sumit Ganguly 教授直接指出盲點，亦即俄羅斯在緩解中印關係方面無法發揮重要作用。原因在於，印俄關係主要立足於印度從俄羅斯購買武器的傳統關係。除此之外，俄羅斯並不想涉入中印邊界衝突，特別是近年來對美國的共同敵意，俄羅斯與中國建立了更加親密的關係，因此對於解決中印爭端不會特別有興趣。<sup>10</sup>換言之，過往冷戰時期的敵對狀態已不再是中俄之間的現況，即使俄羅斯向印度出售武器，也不足以在發生危機時投入對印度的外交支持。因此，印度必須審慎評估未來大國關係的拿捏。

---

<sup>9</sup> Thomas F. Lynch III, "A Failure of Strategic Vision: U.S. Policy and the Doklam Border Dispute," *Strategic Insights*, (September 6, 2017), <https://stratblog.sites.usa.gov/a-failure-of-strategic-vision-u-s-policy-and-the-doklam-border-dispute/>

<sup>10</sup> Sumit Ganguly, "Dr. Sumit Ganguly on the India-China Border Dispute at the Doklam Plateau," *Asia Experts Forum*, (September 23, 2017), <http://asiaexpertsforum.org/dr-sumit-ganguly-india-china-border-dispute-doklam-plateau/>

#### 四、結論

1954 年印度總理尼赫魯與中國總理周恩來曾達成和平共處五原則協議，也是「印度中國親如兄弟」(Hindi-Chini Bhai Bhai)兩國友好情誼的高峰時期，直到 1962 年一場邊界戰爭揭開雙方延續至今的領土衝突。長久以來，中印尋求邊界爭議的政治解決途徑或雙方都能接受的領土妥協方案一直無明顯進展，因此將注意力放在管理邊境反覆出現的危機，包括邊境事務磋商工作機制和邊境防務合作協議等，而非尋求徹底解決邊界爭端。而中印邊界爭端解決之所以變的更加困難，除了中國崛起使雙方陸地軍事平衡發生變化、中國解放軍的快速現代化，以及中國進行了大量的基礎建設投資，改變中印邊界地區的交通便捷性之外；印度在總理莫迪主政之下積極推行大國外交，重新連結、強化與美國、日本的經濟安全合作，亦反過來增加了中印關係的複雜性。

從結果來看，印度在這次衝突中至少維護了其戰略目標，莫迪政府面對的是比以往更為複雜的中印動態局勢，漫長有爭議且停滯不前的邊界談判，以及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更面臨中國在南亞以及印度洋與日俱增的影響力，此次邊境對峙強硬不屈服於中國的文攻武嚇，基本上是對中國過去一年對南亞滲透的反擊，繼拒絕出席「一帶一路」峰會之後，找到一個契機表達印度的不滿，不再重演 1962 年的戰爭恥辱。

總結而言，此次對峙是否表明印度在南亞區域主導權已獲得增強，本文認為後續效應與影響力有待更長期的觀察，惟可以確定的是，印度已經無法坐視中國在南亞與印度洋的地緣政治實力，洞朗邊境對峙長期的效應將使中印關係進一步惡化，雙方對於各自邊界的軍事存在與部署將更加敏感與謹慎，政治解決邊界爭端亦更具挑戰性，未來中印雙邊關係仍然面臨考驗兩國領導人的智慧。